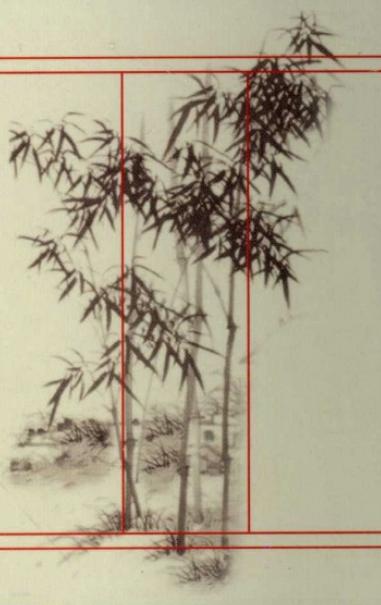


馬其昶著作三種

孫維城 劉敬林 謝模楷 點校



MAQICHANG ZHUZUO SANZHONG

安徽大學出版社

馬其昶著作三種

孫維城 劉敬林 謝模楷 點校

安徽大學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馬其昶著作三種/(清)馬其昶著;孫維城,劉敬林,謝模楷點校.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9.6
ISBN 978-7-81110-585-8

I. 馬... II. ①馬... ②孫... ③劉... ④謝... III. 古典文學—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9)第 077060 號

馬其昶著作三種 孫維城 劉敬林 謝模楷 點校

出版發行	安徽大學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 3 號 郵編 230039)	經銷	全國新華書店
聯繫電話	編輯室 0551-5108223 發行部 0551-5108743	印 刷	合肥現代印務有限公司
電子信箱	zljqemail@tom.com	開 本	880×1230 1/32
責任編輯	徐玲英 朱麗琴	印 張	6.125
封面設計	孟獻輝	字 數	146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585-8

定價 12.00 元

如有影響閱讀的印裝質量問題,請與出版社發行部聯繫調換

研之，其一曰《抱潤軒集外文稿》，十闋另，遺稿諸篇，文字，蓋一編文集舉標題開頭，篇文題其一，篇題標題斷續，本追尋，此之武昌，半生所存，得之東歸而，遺稿《抱潤軒集外文稿》也。其二，即中國詩門解說其一，武昌，其三，即中國詩門解說其二，中國詩門解說其三，此三編，有詩有文，或以詩附圖，或以文附圖，亦多是其一編文集舉標題開頭，道盡一

點校說明

《馬其昶著作三種》，包括《抱潤軒集外文稿》、《三經誼詁》、《屈賦微》三部著作。

馬其昶(1855~1930)，字通伯，晚號抱潤翁，桐城人，少時從父親馬起升(慎庵先生)學習古文，後從同邑方宗誠、吳汝綸和武漢張裕釗學習(方宗誠、吳汝綸是桐城派後期重要作家，吳汝綸、張裕釗為曾門四子中人)。其後馬氏遊京師，又交鄭杲、柯鳳蓀，宣統年間馬氏再遊京師，授學部主事，辛亥革命後，擔任清史館總纂。馬其昶被稱為桐城派的殿軍。桐城派不僅主文，且治經，馬氏治易、詩、書，易宗費氏，詩宗毛氏，書宗大傳。儒家之外，又精研老莊、屈賦，有《三經誼詁》、《老子故》、《莊子故》、《屈賦微》等著作問世，文集有《抱潤軒文集》、《抱潤軒遺集》等。

筆者近年接受國家教育部古籍整理課題“馬其昶文集”點校任務，已經點校出馬氏《抱潤軒文集》、《抱潤軒遺集》，再擬點校其《抱潤軒集外文稿》以及學術專著《三經誼詁》、《屈賦微》。筆者自己點校《抱潤軒集外文稿》，邀約同事劉敬林教授點校《三經誼詁》，謝模楷博士點校《屈賦微》，現已點校完成。茲將點校中有關情況作一說明。

馬其昶文集存世者有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文集》十

卷、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抄本《馬其昶文稿》、排印本《抱潤軒集外文稿》一卷，以及《抱潤軒遺集》一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石印本《抱潤軒文集》最前，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北京刻本《抱潤軒文集》在後，而抄本《馬其昶文稿》的編集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共收錄四十三篇，起宣統元年，迄民國五年，正好在宣統元年石印本《抱潤軒文集》十卷後，民國十二年北京刻本《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前。《抱潤軒遺集》由馬氏孫婿吳常燾（孟複）刊刻於一九三六年，其時馬其昶已經故去。

排印本《抱潤軒集外文稿》藏復旦大學圖書館，實際是從《青鶴雜誌》剪輯而來的。《青鶴雜誌》由陳贛一創辦於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半月刊，共出五年，一百一十四期。《抱潤軒集外文稿》分七次載於該雜誌。筆者尚未見到《青鶴雜誌》，但從這份馬其昶《抱潤軒集外文稿》（七）的餘頁中見到一份當時名流柯鳳蓀的訃告，稱其逝于本年之八月三十一日，並說：“本社於兩月前得先生所書青鶴二字，將以刊封面者，即置第十九期中，未半月而噩耗至。”柯劭忞（一八五零—一九三三），字鳳蓀、鳳笙，號蓼園，著名文人，歷史學家。據此可知，此期雜誌為一九三三年九月上半月刊，為第二十期。往前逆推，則《抱潤軒集外文稿》發表於第十四期到第二十期，也就是從一九三三年六月上旬到九月上旬。

《青鶴雜誌》刊登馬氏集外文稿時，有一段編者的話，說：“稱《抱潤軒集外文稿》者，乃先生癸亥以後所作，其高足合肥李木公先生（國松）以貽本志者也。”據此可知，本文稿由馬其昶弟子合肥李國松交《青鶴雜誌》發表，而其中文章乃馬氏“癸亥以後所作”，即民國十二年（一九二三）以後作。《抱潤軒文集》二十二卷正是刻行於民國十二年，可知此集文章寫於二十二卷本《抱潤軒文集》結集之後，而刻行時間

為一九三三年，又在刊刻於一九三六年的《抱潤軒遺集》前。《抱潤軒集外文稿》收文十三篇，每篇注明寫作時間，從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到民國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即馬其昶逝世前兩年。考馬氏《抱潤軒遺集》，收錄了這十三篇中的九篇，另有四篇沒有收錄，這四篇是《菊齋七十壽序》、《貴池先哲遺書序》、《武昌蕭君墓誌銘》、《劉母楊太孺人家傳》，《集外文稿》的文獻價值主要體現在這四篇文章中。而《遺集》中收錄的九篇，又可以用來對校。此次點校《集外文稿》，即以《遺集》為校本，特此說明。

隨著《抱潤軒集外文稿》的點校出版，馬其昶的文集就全部出版了，這將為完整地研究馬其昶的文學思想、文學文獻帶來極大的便利，也為學術界的桐城派研究提供了方便。

《三經誼詁》點校，以民國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秋浦周氏敬慈善堂校刊本為底本，校之以中央刻經院民彝叢刊鉛印本（一九二三年）。同時參考了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六年影印本《四部叢刊》，中華書局一九八〇年影印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中華書局一九五七年用四部備要據吳縣吳氏仿宋本排校紙型重印的《四書集注》（全二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版新編諸子集成（第一輯）《四書章句集注》等。在點校過程中，凡《誼詁》所引前人之注多用參考文獻相關文字核之。由於底本與對勘本都是現代所出之版本，且二版本相去未遠，書中錯訛字不多，所以本書整理工作以斷句標點為主，校勘次之。

馬其昶《三經誼詁》成書於壬戌年，即民國十一年（一九二二）。其時，“天下車不同軌，書不同文，行不同倫”（陳漢章《中庸誼詁跋》語），馬其昶憂於國家分裂，軍閥割據，戰爭禍烈，而欲“闡道術以覺斯民”，於是撰《三經誼詁》刊行於世。

《三經誼詁》是馬其昶從整體上探求與把握先秦儒家思想體係的成果。他把《孝經》、《大學》、《中庸》合稱“三經”，是因為他從宏觀層面注意到，“《孝經》是聖人已亂之書”，儒學“莫切於《孝經》，莫辨於《大學》，莫邃於《中庸》”，認為儒家文化核心“仁”本於孝悌，《中庸》修道之教，源自舜、武王、周公之達孝，平天下之法度《大學》，根於興孝興悌。三書內容雖各有側重，但互為補充，實乃一體。其論可以說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對先秦儒學的繼承與發展，兩者之間在邏輯上有著共同性和內在聯繫。

《三經誼詁》是舊時為《孝經》、《大學》、《中庸》作注並行世較晚之作。因其晚出，而網羅前賢時彥之說較前各書加詳，同時更有撰者重要的研究成果，讀“三經”者必能從中得到一定的便利，獲取許多新知。

《屈賦微》點校，以上海圖書館藏清光緒《集虛草堂叢書》刻本《屈賦微》(二卷)為底本，主要參考洪興祖《楚辭補注》(中華書局 1983 年 3 月版)，朱熹《楚辭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 10 月版)，王夫之《楚辭通釋》(中華書局 1959 年 1 月版)，由於《屈賦微》尚未見現代版本，而屈賦原文差別不大。為保持原貌，本書文字一以刻本為準，整理工作主要在斷句標點，基本不作校勘。

《屈賦微》是馬其昶研究先秦典籍的重要著作，代表了桐城派屈賦學的最新研究成果，其學術價值不言自明。同時書中大量引用了前人有關屈賦的評論，又有較大的文獻價值；尤其馬其昶本人對屈賦的評價與桐城派其他人（馬瑞辰、張裕釗、姚永樸等）的評價，是第一次公開面世。馬瑞辰、張裕釗、姚永樸等人並沒有專門的治騷著作，這些思想都出自平時的交談或書信中，尤其具有文獻價值。對於研究馬瑞辰等人的學術思想，對於研究屈賦學，研究桐城派的

屈賦學都有較大的意義。

最後還要說明的是，《三經誼詁》與《屈賦微》所引各家之說，情況比較複雜，大體包括原文引用、擇取引用、斷章引用、錯雜引用及變化引用。馬氏基本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以引號標出；擇取引用各家著述原文部分，亦分別以引號標出。馬氏錯雜引用、斷章引用及變化引用各家著述部分，則不加引號。馬氏自加按語部分，也不加引號。

《三經誼詁》點校說明與《屈賦微》點校說明采自劉敬林教授與謝模楷博士所寫之說明。

點校工作是十分煩瑣、枯燥的工作，又是十分艱難，需要學力、學識的工作。我們能夠耐得寂寞，所少者學識、學力耳，本書的點校一定有不少不足之處，還請專家學者不吝賜教。

孫維城

二〇〇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目 錄

點校說明	1
------	---

抱潤軒集外文稿

菊齋七十壽序 癸亥	3
虞景璜傳 甲子	5
書《明史·宋一鶴傳》後 甲子	6
貴池先哲遺書序 乙丑	8
林母陳夫人六十壽序 甲子	9
甘紹堂傳 甲子	11
戴府君墓誌銘 甲子	12
署湖南岳常澧道錢君墓表 甲子	14
清故直隸州州判金君墓表 乙丑	16
宋母陳宜人墓表 乙丑	18
書大竹何宜人 乙丑	20

馬其昶著作三種

武昌蕭君墓誌銘	丙寅	22
劉母楊太孺人家傳	戊辰	24

三經誼詁

序(柯劭忞)	27
序(馬其昶)	29
孝經誼詁	31
大學誼詁	47
中庸誼詁	64
中庸誼詁跋(陳漢章)	90

屈賦微

序(馬其昶)	95
--------	----

卷上

離騷	97
九歌	112
東皇太一	112
雲中君	113
湘君	113
湘夫人	115
大司命	116

目 錄

少司命	117
東君	118
河伯	119
山鬼	119
國殤	121
禮魂	121
天問	122

卷下

九章	142
惜誦	142
涉江	145
哀郢	147
抽思	150
懷沙	152
思美人	154
惜往日	157
橘頌	160
悲回風	161
遠遊	165
卜居	172
漁父	174
招魂	176
後記	186

抱潤軒集外文稿

菊齋七十壽序 壶亥

舉世之所共趨，而吾亦趨之，凡人也。豪傑之士率其心意之所安，世與吾同，吾為之，徇也；世不與吾同，吾亦為之，非矯也，而有時類於矯。矯之，而俗習正，君子不以為矯也。清之季世，採群議厲行新政，又慮其流失，詔設禮學館，徵天下博通之儒，考論得失，欲陰以維持風教。未及頒，而國變作，自是以來，干戈擾攘，迄無寧歲，其於先王典禮，益芻狗視之矣。而獨於誕生之辰重其禮，又多謁文詞以張大之，位益尊，則其侈益愈甚，風會之所趨，不如是，則若於禮有闕然者。

于斯時也，長沙彭菊齋先生以歲之仲秋壽登七十，其嗣君靜仁方為教育總長，畱京師，先生先期寓書，切戒稱觴致賓客。蓋其平生躬儉樸之行，推以教于家。彭君不事生產，用或稍溢，則呵斥告誡之如童時，至是益勉其盡力國事，曰：“吾不願汝濫用以長驕，苟取以自敗也。”彭君受命不敢違。而凡與彭君僚友親舊，咸進而言曰：“先生嗛嗛之德至矣！以之自處可也，而非所論於人子之心。且天下風俗之成，有不知其所以然者，自一身服食居處，以建朝野萬事萬物，無不日競於華糜，而先生囂然畎畝之中，在約而能施，席豐而之戒，求其心意之安而已，豈徒儉德足風哉！其矯然特立，不與世為推移，真豪傑之行矣！然則紀述盛美，播為詩歌，以詔當世，於禮其可。”彭君聞之，亦懷懷不敢違也，則謹稱曰：“家君少習騎射，應武試，已而棄去，督允彝學，不少寬假，尤禮敬賢士，曰：是可以益吾兒也！性喜施與，往往焚券

不責償。家無中人之產，夏施藥，冬施年米，每除夕，率僕役挾錢米陰給編戶窮氓之尤甚者，以故鄰里鄉黨莫不頌家君之德。”

夫先生德被鄰里鄉黨，所施未為遐也，然而恩意周浹，行之數十年不倦。親見其子起徒步，握政柄，凡天下禮教風俗，皆於彭君是賴。彭君之位亦崇矣，然而處群疑眾惑之中，下陵上替，雖聖哲無所展其能。居數月，鬱鬱不自得，輒引疾去。士或名顯天下，貴極富溢，而未可謂之遇，或身無一命之膺，其心乃暢然可以無憾。彼窮通顯晦之跡，曷足道哉！吾知先生聞此，可以進一觴，而亦不能無慨於中也已。

虞景璜傳 甲子

虞景璜，字澹初，浙江鎮海人。光緒八年舉於鄉，一試禮部不第，歸，遂絕意進取，翠然有希望於古之作者，名其居曰“澹園”，讀書著文以終其身。

其論學以經為歸，經學以禮為本。謂孔子論治天下國家，有九經極之，柔遠人，懷諸侯，而必推本於修身，曰“非禮不動”。其三百三千載於《禮經》者無論矣，若《易象》、《春秋》，《韓宣》稱為《周禮》，⁽¹⁾《詩》為樂歌，《禮》、《樂》必相為用，而讀之實足為事父事君之助，則所謂經者，無非言禮之書也。踐之為理學，發之為經濟，藉以明其道，為詞章，一以貫之矣。若學不宗經，則是數者舉無所附。

嫉世之治經者纖悉苛細，競立異同，以名於世，而經學壞。經學壞，而人心風俗胥受其疵，居恒諄諄教戒徒友，弗越此旨。匪惟言之，又必實之於躬，孤行特立，不苟隨俗尚。同里黃以周，《禮經》大師也，年差長，景璜事之師友之間，後生有效其行者，人輒目之曰“黃虞禮法”。卒年三十二，著《三古異同錄》、《傳經興廢攷》、《石經興廢考》、《澹園雜著》、詩文集。

[校記]

(1)《遺集》為“謂為《周禮》”。

書《明史·宋一鶴傳》後 甲子

《一鶴傳》載，崇禎十五年十二月，襄陽、德安、荊州連告陷，一鶴趨承天護獻陵。賊犯獻陵，巡按御史李振聲、總兵官錢中選皆降。振聲，米脂人，崇禎七年進士，與自成同縣同姓，自成呼之爲兄，後復殺之。嗚呼！二人者既降賊矣，胡爲殺之？殺之，則非降可決矣！此所謂自相抵牾者也，甯待有他證哉！

然而無徵不信，則試徵之王鴻緒《明史稿》，徵之雍正十三年《陝西通志稿》，稱振聲被執去，自成以其同邑，善養之，後通書孫傳庭，卒被殺。《志》稱賊執振聲，贈以金幣甚厚，皆不顧，又數置酒歡燕，振聲醉即厲辭斥詆，乃移之襄陽，及督師孫傳庭出關討賊，復移之裕州，或傳其通款督師，遂遇害。先是，賊入山西，榜列受職者名氏，用誑曜遐邇，列振聲名，朝野共詆之，其實誣也。《米脂志》亦同。或又疑紀載之辭，事非目覩，則更徵之陳明盛《節烈見聞錄》。其言曰：闖賊之陷承天也，下令敢傷李御史者斬，因被獲。賊聞公至，狂喜曰：“大兄為我得，天下不足定矣。”公厲聲曰：“汝本一驛卒耳，奈何稱亂，為滅族事？今曉汝以順逆，若能知悔者，吾為汝請命，不然，當速殺我！”賊不忍聞其語，故遷之。公言益厲切。一日，兩卒以騎至，公怡然上馬，出南郊，至則北向九拜，復西向拜，自謝無狀，虧忠孝，拜畢，引領受刃，九月晦前一日也。初，賊得侍御，知不可屈，乃不無萬一冀。伺察雖嚴，同繫者猶得共語，故明盛乘間數與公接，親見其顛末如此。順治七年，米脂令張禹謨將赴官，⁽¹⁾遇明盛道中，